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六

華亭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卧子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吳培昌坦公
　　　　　　　　　楊廷樞維斗　參閱

梁端肅公奏議

疏　　　　　　　　　　　　梁材

議茶馬事宜疏　茶馬事宜

巡按陝西監察御史劉良卿題、切照國家設立三茶馬司收茶易馬、雖所以供邊軍征戰之用、寔所以繫

番人歸向之心。考之茶法。在　大明律曰。凡販私茶者。同私鹽法論罪。潜行於腹裏地方者然也。至於通番禁例。在　太祖高皇帝曰。私茶出境者斬。關隘不覺察者。處以極刑。太宗文皇帝曰。透漏私茶出境者。（國初一駙馬販私茶即處以極刑）犯人與把關頭目。俱各凌遲處死。家口遷化外。潜行（蓋立法之嚴如此）於邊方者然也。　祖宗好生之德。不嗜殺人之心。而私茶通番。輒以極刑凌遲論罪。其意之所在可知已。蓋西邊之藩籬。莫切於諸番。諸番之飲食。莫切於吾茶。得之則生。不得則死。故嚴法以禁之。易馬以酬之。

禁之而使彼有所畏酬之而使彼有所慕此所以制
番人之死命壯中國之藩籬斷匈奴之右臂者其所
係誠重且大而非可以尋常處之也故在當時茶法
通行而無阻滯之患番馬茂盛歲至萬餘之多又考
之洪武初例民間蓄茶不得過一月之用嗣後至弘
治年間或召商中茶以備賑濟或召商中茶以備邊
儲然未嘗禁腹裏之民使不得食茶也行之既久此
意浸失減通番之罪而止於充軍禁內郡之茶而無
所於食遂使奸人窃肆私茶盛行番人一至既要厚

賞。復索高價。歲易馬匹不過數千。甚至驕傲抗違。招之不至。括民間之馬以充數者。夫豈 祖宗立法之意。果如是哉。姑以今日茶法言之。每年三茶馬司。漢中府解納課茶。洮州一萬一百九十餘斤。河州一萬八千三百七十餘斤。西寧二萬五千六百餘斤。其各商茶亦赴三茶馬司抽分。又各數十萬斤。官茶貯庫商茶就彼發賣。其各府衛州縣衙門捉獲私茶。又解各司貯庫。是商私課茶皆聚於三邊茶馬司矣。其在腹裏地方。凡有夾帶茶斤。不論多寡。即以私販論罪。

是陝西一省皆不得食茶矣夫茶聚於茶司則通番之弊易滋茶散於內郡則私販之弊難究何也蓋陝西通番之路有三一曰階岷一曰臨洮一曰蘭州黃河為限關隘為險三路嚴守則茶豈能飛入番境哉今商私課茶皆以文引渡河歷關而至茶司矣茶司地方則皆與番為鄰者也關隘少而岐路多其相通固已易矣而茶司周環地方幾何人民幾何商人之茶動至數萬豈能盡賣而盡買哉商人去家千里既不得以速賣勢復難於久守不得已而賒寄居民家

積戶蓄塞屋充棟。夫番人欲之而不可得。吾民積之而無所施。往來之路。雖有關河之限。交通之利。不止三倍之多。且通番之罪犯則止於充軍。又十不一犯焉。欲其不相通。豈可得乎。故近日擎獲通番人犯。若完忠則河州衛千戶。而茶則商人趙文華者。李仕英河州之民。而茶則商人張純者。黃欽林森乃西寧之民。而茶則商人羅銘者。繇此觀之。則通番者皆茶司地方之民。皆商人抽分之茶。固非腹裏地方之民之茶也。蓋既遺之以通番之資。又減之以通番之罪云

爾。夫詳於禁者猶有法外之遺奸。況疎其禁乎。此通番之弊易滋。而禁之之難也。茶鹽皆所日用。而不可缺者。茶法與鹽法相同。然禁私鹽矣而未嘗不賣官鹽也。今禁私茶矣。而官茶止行於諸邊腹裏八府。皆不得行。以人所必用之物。而禁之使不得行。使不得食。欲其不私買。豈可得乎。山人治茶。猶農之治救粟。勤力經理。俯仰所資。今商茶之外。嚴禁私賣。又以茶多阻滯。商人不得多中。則將使小民終歲收穫置於何地。而衣食之資取辦於何所耶。欲其不私賣。豈可

得乎。食者欲買，中者欲賣，貧無生藝之民，欲其不乘機而私販，又可得乎。故凡拏獲茶徒，非饑寒困若之窮民，則衣食無賴之囷戶。夫事有大小，法有輕重，茶法之禁，其要在於通番，非切切為吾民也。令使大奸巨惡，往往得以通番而漏網，閭閻小民，以數斤之茶，因禁囹圄，而致死者不可勝計焉。此不惟私販之弊難究，而輕重緩急之間，亦未有當於人情者焉。況以三茶馬司見貯之茶，計每歲易馬之費，洮河可足三年之用，西寧可足二年之用，其商私課茶，又日增而

月益之以至積久腐爛如近日監察御史劉希龍所奏燒毀者三茶司共二千萬二千餘斤以價計之則不啻數萬兩之多夫以民間有用之物而禁民使不得用積之以至於腐朽而置之於烈焰之中豈不誠可惜哉茶法之弊有如此者以今日馬政言之番地所產多馬吾之所易在馬使番人有馬而無所於市吾之茶有禁而無所於通其勢必相求而制之之機在我矣今者商茶皆在茶司茶司居民陸續窃易馬匹以待商人往來興販歲無虛日如臣上年四月至

私茶販行則番人無所利于官茶而馬亦不肯至矣

洮州、五月至西寧、差人訪挐、一日之間、即得馬六十餘匹、西寧四十餘匹、則尋常可知也、縱使番地多馬、要之生產有限、興販無窮、及吾易馬之時、則不能多得也、固宜此興販番馬之未禁也、每歲茶易馬匹領軍未至、皆寄派各衛軍餘餧養、夫邊境之軍、地方苦寒、生藝寡薄、平居之日、衣食固有所不贍、而復以養馬責之、一有瘦損倒死、重則追賠本色、輕則追納肉臓銀兩、家業不逮、齎及男女、彼何辜哉、此寄養茶馬之未平也、監苑牧馬、所以供軍、臣初至安定苑點馬、

見有縛足而至者。道傍又有新死者。詢其所以。皆平日牧軍養馬數多。不能收拾。撒放山野。遂使牲如虎豹不可羈勒。故必設法捉獲。縛其一足而後可以赴點。其死者皆因被縛急撞而死。夫養馬以備用。而至於如此。將何以為用哉。及查操軍倒死馬匹之例。各照上中下戶。則給椿朋地畝銀兩買補。銀數不足。復累各軍賠辦。且槽下倒死者賠辦可也。若追賊倒死。勢非得已而亦使之賠辦。情似不堪。夫馬多失養。而置於無用。馬至倒死。而給銀以買補。且累給貧軍之

賠辦、是不亦兩失耶并肅一鎮、每歲領馬一千九百匹、榆林寧夏、每年領馬各一千匹洮州衛、每年二百匹、各衛地方切近虜地、傳塘追賊勞役頗多倒死馬匹、時固有之、或亦未必歲有千數之甚也、今各鎮衛所不論倒死有無多寡、每年槩給馬共四千餘匹、漫無稽考、冐領作弊豈可謂之無耶、此牧馬領馬之未善也、馬政之弊有如此者、夫調不鼓之琴必有更張之術、理大壞之政必有變通之道、臣罄一得之愚、條為六事、開坐於後、奉　聖旨該部知道、抄出送司案

呈到部、看得巡按陝西監察御史劉良卿、條陳六事內除審處牧馬以便操牧一事、移咨兵部、徑自查議外、所據量積邊境之茶、以防私通等五事、相應議擬開立前件伏乞 聖裁

一量積邊境之茶以防私通、今後三茶馬司積茶止留二年之用、每年易馬、計該若干課茶之外、足以商茶、鞏昌府盤驗之時、扣除解司之數、收貯該府類總領、腳給批差官、解至茶司交割、正茶之外、分毫不許夾帶、如此則非惟通番者無所資而自止。將茶價瀕

貴番人受制而良馬亦有不可勝用者矣前件查得
問刑條例內一款欽奉　憲宗皇帝聖旨私茶有興
販夾帶五百斤的照見行私鹽例押發充軍又爲陳
愚見以裨茶馬以濟軍務事該巡按御史劉希龍題
稱官茶易馬先年招馬之易于今招馬之難蓋以開
中太濫商茶數多番人坐以得茶不仰給於茶之難
故欲少開中以便招易該本部議照積茶易馬乃我
朝備禦防邊禦患之策近年以來法久弊生私茶盛
行以致官茶阻滯易馬甚難誠有如本官所奏者相

應依擬轉行接管巡茶御史今後開茶之期必先審有力商人方許報中其樽節盈縮之數并積新散舊之法悉照本官所擬事理施行等因已經通行欽遵去後今御史劉良卿題稱令後三茶馬司積茶止留二年之用每年易馬計該若干正茶之外分毫不許夾帶將來茶價湧貴番人受制而良馬不可勝用一節與前御史劉希龍所奏大略相同相應議擬欲候
命下轉行陝西巡茶御史再加斟酌徑自查照施行一通行内郡之茶以息私販令後商人中茶每年多

開百萬斤鞏昌府盤驗明除扣解茶司之外其餘悉聽臣衙門酌量西鳳等府地方廣狹分派各府對半搭分照依時估定以價值商茶給商自賣文引截角掛號不得出所屬州縣之境官茶并拏獲茶俱出給印票分散鋪行發賣價銀呈臣衙門計算除養馬解茶之費餘開巡撫衙門以備軍儲其臨洮所屬河蘭二州鞏昌所屬階岷州衛係近番地方仍舊禁賣如此則非惟私販者無所利而自息將來茶價充溢軍儲可免匱乏之憂矣前件看得巡按御史劉良卿題

稱一節非無革弊裕邊之意相應議擬合候命下本部移咨巡撫陝西都御史黄臣及轉行陝西巡茶御史再行會議前項事宜如果官商兩便有益軍儲悉照本官所議施行若有窒礙另奏請定奪

一嚴通番之刑以杜輕玩今後通番道路洮岷河州責之邊備道臨洮蘭州責之分巡隴右道西寧責之兵備道務要選委勤慎官員晝夜嚴加防守拏獲私茶通番之徒及防守官員不行覺察者仍照　祖宗舊例處以極刑邊備分巡等道不行嚴謹致有私通

者事發聽臣參劾即以罷軟罷黜雖有他美不得論贖如此則刑重而防守嚴其誰肯舍身家之重而覓通番之利也

前件大明律內一欵凡犯私茶者同私鹽法論罪及查鹽法內一欵凡犯私鹽者杖一百徒三年拒捕者斬非應捕人告獲者就將所獲私鹽給付告人充賞有能自首者免罪一體給賞及查得先為申明事例禁約越境販賣私茶通番事該督理馬政左僉都御史楊一清奏稱查得洪武三十年三月初八日欽奉 太祖皇帝聖旨陝西四川把截私

茶處緊要。仰戶部便差行人去陝西河州四川碉門利雅等處省諭把隘口的頭目。教他十分嚴加把截。不許私茶出境。如今這一遭說與他知道。以後每月一遭差人去說。直差到九月。務要省諭他每把得停當。不致透漏。這等說與他了。敢有放過私茶出口的拏來罪他。永樂六年十二月初九日欽奉　太宗皇帝聖旨。陝西四川地方。多有通接生番徑行關隘。與偏僻小路。洪武年間。十分守把嚴謹。不許放過段疋布絹私茶青紙出境。違者處死。如今關隘上頭目軍

士多不用心守把巡捕往往透漏假疋私茶出境恁户部再出榜去曉諭禁約還差人說與都司布政司着他勤勤的差的當人去各關上省會把關頭目軍士今後務要用心守把設法巡捕不許私漏假疋布絹私茶青紙出境若有不聽號令仍前私販出境拏獲到官定將犯人與本處不用心把關頭目俱各凌遲處死家口遷化外貨物入官如私販之人有能自首者免罪給與重賞俱經通行欽遵去後但決人弊生人心玩愒所以本官具題前因無非慎防守與茶

利易馬籌邊之意、相應申明、通行遵守、合候命下、本部、轉行陝西巡茶御史、督嚴各該邊備分巡兵備等道、悉如本官所擬、申明律例、嚴加防守、仍書大字告示、翻刊印刷、發佈各該把截地方、常川張掛、曉諭軍民人等、如有興販私茶出境、及守把關隘人員通同透漏者、俱從重問擬、干礙應參人員、徑自奏請定奪、但云從重問擬則亦未必許行成祖聖旨事例矣雖則申飭不過虛文而已

一嚴販馬之禁、以便招易、今後通番道路、如前所開者、責令各道防守等官、但有興販番馬入境、拏獲馬匹入官、犯人以通番論、亦照前例問罪、如此則番漢

不得交通番馬不得私販息生旣蕃招易自廣雲錦成群之盛庶乎其可致矣。

前件一節查有前例相應議擬合候命下本部移咨陜西巡茶御史即行該道守巡官督同守把關隘人員各申明律例用心防守如有仍行私販者拏獲從重問擬守把之人知而故縱及失於盤詰者依律問罪

一公養茶馬以蘇貧困今後三茶司各擇空閑地一區動支茶法銀兩建立馬廠積蓄草料每年易馬之時選委指揮千百戶等官督同醫獸人等凡有易到

馬匹，攢槽餧養，秋夏隨便牧放，冬寒給與草料，如有瘦損倒死者，官員醫獸人等，各治以罪，夫醫獸養馬，則水草調而自無患病之虞，官給草料，則軍士蘇而可免負累之苦矣。 前件，查得前項易到馬匹，設有陝西苑馬寺，開城清平等七苑牧養，已是定規，今御史劉良卿題稱三茶司，各擇空閑地方，動支茶法銀兩，建立馬廠，積蓄草料，委官督同醫獸，餧養牧放，以免貧民追賠之苦，不為無見，但事在彼中，未審中間有無窒礙，相應勘處，合候命下，本部移咨接管巡茶

御史、將前項事宜、再加查議、如果相應、別無窒礙、明白奏請定奪、

議處茶運疏 議處茶運

巡按陝西監察御史洗越、題據分巡關西道副使紀常、隴右道僉事江南、會呈蒙臣案驗、先據漢中府呈稱、本府所屬金州西鄉漢陰石泉紫陽五州縣、歲辦地畝課茶五萬三千一百九十斤、共裝一萬八百四十四篦、每年西安漢中臨洮鞏昌平凉鳳翔六府、每府編茶夫一百名、每名徵價二兩五錢、共該銀一千

五百兩內各除二十名夫價存留府庫聽解私茶其餘八百名夫價各類解漢中府收貯各州縣大戶解茶到府領銀自行雇脚運至茶司交收但各年解過夫銀本府所屬六百八十七兩鳳翔府五百六十二兩鞏昌府九十九兩五錢平涼府七十五兩五錢西安臨洮二府全未徵解每遇解茶不敷支給屢經呈請將茶法贓贖借支嘉靖十四年借過一千二百兩嘉靖十五年借過四百七十兩嘉靖十六年借過九百八十兩見今嘉靖十七年分運茶急緊缺少脚價

呈乞催解、或再量借支用等因、除已經批行陝西布政司通行嚴催外、今看得前項課茶、舊規自漢中府至徽州、過連雲棧、俱係遞運所轉行、徽州至鞏昌府中間經過駱駝巷、高橋伏羌寧遠、各地方偏僻、原無衙門、添設四茶運所官吏管領、通計一十一站、每處設茶夫一百名、鞏昌府至三茶司、從由遞運所三路分運、計三十站、每處設茶夫三十名、其茶運所衙門運茶日少。空閒日多、積習既久。夫役僱募直費不貲官吏無爲、俸銀冗濫、嘉靖十四年、該監察御史劉希

龍題准將前茶運所官吏查革茶夫止留六百名于西安等六府徵派除存留外每歲該解銀一千二百兩漢中府收貯遇大戶解到茶篦徃西寧者每篦一錢洮河者每篦七分外又各加添一分以備風雨脚價支用通不經由遞運所人役為照前項裁革官吏減去茶夫固是節省但自議革之後不期夫價累徵不完致將茶法贓贖銀兩逐年借支其大戶原領夫價已是太多復因路遠輒科盤費每名不下百十餘兩本役中途延滯逾歲不能完納又復揭借私債貧

累戶族賠還。告擾追賞。鄉民嗟怨。爲今之計。莫若酌量道路遠近。照依商人運茶則例。依程定價。委官部運。自漢中府南鄭縣起。至略陽縣止。陸路三百里。每茂給銀一分二釐。共該銀一百三十兩一錢二分八釐。略陽縣至白水江路。一百二十里。一船可容千茂。給銀二釐。共該銀二十一兩六錢八分八釐。白水江下船陸路至徽州七十里。每茂給銀三釐。共該銀三十二兩五錢三分二釐。通前漢中府至徽州俱屬關南道地方。徽州至秦州陸路。每茂給銀一分。共該銀

一百八兩四錢四分，秦州至鞏昌陸路，每篦給銀九厘，共該銀九十七兩五錢九分六厘，通前自徽州至鞏昌，俱屬隴右道地方，又查得私茶惟漢中府獨多，且經行道路，與前相同，每歲約用脚價六十兩支給，通計止該銀四百五十兩二錢一分足用，鞏昌府至茶司三路仍經通運所轉發，況各所牛車人夫俱便，不必議添夫役，較之往年，每歲該節省夫銀一千五十兩，其前項存留聽解私茶銀兩，止是漢中府支取，其餘各府俱未及用，約該存銀七百五十兩，若將前

拖欠并存留未用者，通行徵完，該有三千餘兩，可敷六年之用，合無行布政司，將茶夫六百名，暫免編僉，仍行各府，嚴併拖欠，在西鳳漢者解漢中府，平臨鞏者解徵州，各收貯候運之時，俱差有職人員押解，先繇漢中府領價，分巡關南道驗過，督發至徽州交割，次繇徽州領價，分巡隴右道驗過，督發鞏昌府交割，鞏昌府照文驗發遞運所，轉運至三茶司交收，聽候易馬，候銀數支盡之年，止行南鄭縣并徽州編徵接續支用，不必徵派別府，如此，則運茶在官，不在于民

旣無負累之獘又有節省之多況官運催督程期有限雖欲遲延勢有不能其西鳳等府私茶亦各通令繇遞運所轉發較之往歲委實官民俱便經久可行等因題奉 聖旨到部送司案查先該巡按陝西監察御史劉希龍題稱茶夫欲照舊例徵銀存省截解收貯抵地催役運茶給與正貼脚價及巡獲私茶亦照例運納夫銀有餘作正支銷并茶運所衙門官吏似應裁革各州縣驛遞茶夫不必僉派等因該本部議擬轉行接管巡茶御史再行查議勘處具奏准議

令該前因，案呈到部，看得巡按陝西監察御史沈越
題稱漢中府課茶先因茶運衙門官吏夫役冗濫，題
奉欽依裁革，今經五年，不期徵解夫銀累有拖欠，大
戶領價浪費，役多，且責執官銀，自行雇運，官多人少。
路遠力疲，經年不到，有快易馬，要將各府原編茶夫
價銀，通行免編，止將累年拖欠，并存留夫價，着落守
巡官嚴行催解漢中府，并徽州收貯，以後運茶，官爲
雇腳部解，候支盡之年，止行南鄭縣并徽州，各照前
數編徵，二州縣另項差銀，行布政司量爲改除，其解

茶人員就令開南隴右二道、巡委部選一節、無非節
財救弊之意、相應依擬、合候　命下、轉行陝西接管
巡茶御史、再加詳議、如果別無窒礙、徑自查照施行

議處通惠河倉疏　通惠河倉

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處州府知府吳仲奏、臣嘗
備員御史、建議開濬通惠閘河、浮言橫議、塞耳塡胷、
雖臣亦不能自信也、節奉聖諭、有曰修濬閘河、委係
轉漕便利至計、近年屢議修復、皆爲附近貪利之徒
所阻、亦因大臣不肯任事、小官徒事虛文、見今東南

民力困竭，漕運軍士疲敝，苟有寬省之策，豈可因循不為。大事可成，則勞費不足計，國計有補，則浮言不必恤。若奸豪之人，恐防已利，故為騰謗阻撓，聽緝事衙門訪拏究問。又曰修濬通惠河，乃前人遺跡，先朝成算，近年屢議修復，輒為奸豪射利之徒所阻，今閘壩俱存，河渠無礙，原設官吏夫役見在，今所議處尤為簡易，合用錢糧不多，一應疏濬盤剝修閘造船等項事宜，都依擬施行，未盡事情，聽該本部并各官從宜處置，事體重大者，具奏定奪，務要同心竭力，共成

大工、勿得偏執違拗妨誤經國大計、大哉　皇言、一

哉　皇心、豈凡庸所能測識哉、既而時方四月、費纔

七千、而舳艫啣接於大通橋下。京城父老觀者環堵、

漕運官軍、歡聲動地、臣因竊嘆　聖見之神明、聖

政之奇偉、一至此哉、臣聞先儒有言、禹之決江水也、

民聚瓦礫、事已成功、已立為萬世利、禹之所見者遠

也、而民莫之知、故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終、史起

決漳水以灌鄴田、鄴民大怨、欲藉之起、不敢出而避

之、使他人遂為之、水已行、民大得利、又相與歌之、魏

襄王可謂能決善矣誠能決善雖詛謗而不爲變故中主以洶洶也止善賢主以洶洶也立功斯河之舉若非

皇上操大禹之神兼魏襄之決豈惟河道無成漕事不舉臣且以此獲罪不知其所矣臣適者前去到任道經通惠河旁追思往事不覺驚心第念好事難成而易敗讒言易興而難遏日遠人非無所於考陛伏舟次掇拾此河事跡編成一書名曰通惠河志繕寫進呈伏乞燕閒之暇特賜清覽勑下内閣看詳增撰序文仍命所司刊刻成書或容臣捐俸鋟梓

用紀中興聖政之盛事，少備他日史氏之美談，而臣亦得托名於不朽矣。但臣原奏之意，尚不止此，不敢避嫌隱默，復胃昧與陛下陳之。臣嘗奉命乞運邊備，因見密雲等處，皆有間道可通。萬一奸細爲之向導，輕騎疾馳，旋日可至。若據倉厫而肆燒燬，京師可以坐困，所以借盜兵資寇糧，古今大忌。先年土木之變，尚書于謙曾議燒通州倉厫。近年都御史汪鋐亦會議包築通州於城內，臣愚實與相同，仍乞勑下戶部，備查于謙、汪鋐并臣先今奏內事宜，會同廷臣從

長議處先儘京倉空廒次於大通橋暨儲館後將逐年扣省腳價盤剝水次廒座并撥剝船腳之費凡遇大運未到及空閒之月陸續搬運來京所謂不勞已之力不費已之財隱然潛消莫大之後患亦何憚而不為哉若曰恐奪通人之利則當全用舊日之官吏夫役一無所紛更於其間彼既不失其利而我實大當無不利也機可乘時應當及遠遭遇 聖明千載一時不可不預為之所而猶且因循於目前也區區一得愚見實有未盡不知忌諱再犯天威下情無任

拳拳懇誠之至等因奏　聖旨這所進通惠河志送
史館采入會典仍着工部刊行奏內應行事宜該部
還會議停當來說抄出送司案呈到部看得奏內粮
運事宜係戶部掌行擬合就行爲此合咨前去欽遵
會議覆題施行又於戶科抄出廣西道監察御史戴
金題爲陳愚見以備會計儲事竊惟自古國家必
據險以立基積儲以固本所謂地利人事相須以成
而人謀之臧所關重大而垂遠者則當因地利之險
阨遠近以爲之熟計也我　太宗文皇帝定鼎燕畿

據有形勝，居重馭輕，誠萬世不拔之洪基矣，而備畜一節，中間轉運之方，出納之審，安置之法，與夫除奸革弊，節冗省費，一切事宜，列聖相承，迄我皇上登極以來，凡事有更革損益，必集羣議以求至當，是罔無容於議者矣，近以本年十月十六日，該戶部送到會議揭帖，為記聖政以攄愚蓋事，奉聖旨本部會議停當來說，臣竊詳吳仲欲移通倉之儲，以防意外之變，是其心未嘗不忠，而其事或有未盡然者何哉，蓋邊方外寇，必自遠以及近，而老成謀國，必制

外以安內我國家萬年基業肇造如此東關則有燕河營太平寨三屯營馬蘭谷密雲黃花鎮西關則有居庸紫荊倒馬諸關鎮以爲京師之藩屏諸陵之護衛而通州附近京師尤在肘腋之間寇豈易至之哉萬不得已設有寇侵以上各邊關鎮攻圍日久粮餉不繼必發通州之倉以爲救援之策此則

歷代倉廒不必盡入京倉亦有在于水次者況通州近于京師

文皇帝置通倉不言之深意矣果如仲言盡從入於京中至不得已則發京儲以濟邊患不惟往返費轉運之艱而國之大體示弱於人亦甚有不便於事勢者豈可

因土木一時之變以泥久遠之見哉故春秋之法守在四夷蓋四夷安則藩屏固而國勢自尊若舍遠而謀近棄險而就夷恐非善於謀國者矣況　列聖陵寢俱在天壽山其黃花鎮密雲居庸一帶爲防護深遠之計又豈少緩於京師哉故都御史汪鋐不爲徙糧之說而有築城之計蓋得　祖宗之意而知通倉爲不易之圖矣雖然疑二處當爲萬全臣嘗見運糧之苦思儲畜之計輒有一說少便於國計民情者爲

陛下陳之臣查得南京各衛所官軍人等月糧每遇

各省運粮至日、臨船兌支、軍民甚得兩便、及查大明會典開載成化二十年、河道淺阻、運粮遲滯、令所運粮已到者、悉免曬揚、每石加收耗米四升、未到者令在京各衛所官軍人等、於通州張家灣等處地方、臨船預支三箇月、每石加腳價三升、河西務七升、其所免粮、每石該耗米五升、幷曬米四升、俱作正數支放、其兌支未盡者、俱於通倉上納、臣謹據此備查得江南北諸省起運之數、至京通二倉者、大約每年不過四百萬石、內該正兌米三百三十萬石、京倉七分、通

倉三分改兌米七十萬石京倉四分通倉六分二項總計每年京倉二百五十九萬石通倉一百四十一萬石其各衛所官軍人等每月該實支米該二十三萬石除兩箇月折色外京通二倉各支實米四箇月粟米一箇月此則每歲出入之數矣以各省運糧之費計之比如湖廣浙江江西每米一石該三六輕齎銀一錢八分作爲沿途盤撥并張家灣起運入倉之費合無查照成化二十年舊規每年於湖廣江西浙江三總內臨船兌支三箇月與各衛官軍人等以作

京名應支之數共該米七十萬石每石仍照舊徵兌腳米四升該徵出入官二萬八千石輕賫銀一錢八分內除八分與軍士沿途盤撥之費每石剩銀一錢該徵出入官銀七萬兩此則不費於民而利歸於國者矣至於支糧官軍人等亦照舊每石加腳價三升河西務七升則軍士既有腳價又得預支將不嫌於遠負而利於速得矣其運糧軍士又得免轉運之苦省無名之費以爲困若之甦實一舉而三利存焉備訪人情僉曰無不可爲者矣至於備積久遠之計通

倉每年額數不過四十萬石既除船兌支去三箇月餘存不過七十萬石存積本鎮緊急備用以收制外安內之功斯則不失 祖宗初置倉廒之意而於時宜變故亦可無牽襟掣肘之患又竟其終而備論之行不過十年可餘積銀七十萬兩米二十八萬石欲大舉興作如都御史汪鋐之議以興包築之功誠不假他求而綽乎有餘裕矣臣聞自古經理財用以實國儲以戒戎作必為之以預持之以久不疾不徐而功斯忒矣仰惟 聖明御極百度維新而儲積邦本

尤所留意故不惜淺陋之愚以效芹曝之獻伏惟俯
賜睿斷或下之廷臣議其可否請自　聖裁奉　聖
旨該部知道該戶工二部議擬題奏欽依差委戶部
左侍郎王等會同踏勘議處續該各官會勘自新壩
起至慶豐閘止舊跡具在應該疏濬合用工費并各
項事宜會處停當及稱通州京輔之地兩城夾困五
衛防守亦當蓄儲以安人心不宜過慮搬運自起驚
疑等因今該前因查得漕運志書所載倉厫之政永
樂年間設通倉四大運西倉大運南倉俱在新城共

厫四百三十三座大運中倉大運東倉俱在新城共厫一百七十九座至永樂十二年該平江伯陳瑄請於通惠河立法僱運淮安至通州各添盖倉厫接運事下行在戶部該本部會議題准北京行屬官軍并營造軍夫歲用浩大海運遲阻將原坐太倉糧蘇松浙江改送淮安倉鎮江廬鳳淮揚送徐州倉徐州并山東兗州送濟寧倉河南山東送臨清倉交收添造二百料河船三千隻工部郎差官催造完備自永樂十三年為始依擬將海運停止退下官軍令於裏河

臨淸德州轉運前項粮儲至通州倉交卸令天津并通州等衛官軍於通州接運至京工部就於淮徐濟寧臨德通州添蓋倉厫仍將通州見在倉厫照依南京江北五衛事例撥與通州五衛管領委官撥軍分投收受自後軍民就便免運宣德八年儹運粮五百餘萬石通倉收二分京倉收一分正統二年儹運粮四百五十萬石通倉收六分京倉收四分至成化六年以後始以十分爲率兌運京倉七分通倉三分改兌京倉四分通倉六分支運俱通倉收及查得景泰

元年土木之寇未靖京城戒嚴兵部尚書于謙議請操軍士繕兵器分城守護通州壩上倉粮在城中者不可捐棄令在官諸人關支准作月粮京場草束俱在城外堆積及壩上養神馬草料亦置倉場於野外乃分遣五城兵馬司官縱火焚燒又卷查得先為乞恩處置淺阻粮運存恤貧軍事該漕運總兵官平江伯陳銳等題稱天時亢旱自儀真至宿遷河道乾淺船不能行即今八月初旬湖廣等處粮船尚有二千六百餘隻未過濟寧若計完粮須至十二月必致凍

皿欲將見到河西務張家灣粮米兌其曬揚加米二升作急收受其在後到倉者扣筭一百餘萬石量加脚米臨河兌與在京官軍三箇月俸粮等因該本部查得該年粮米四百萬石即今九月將半尚有一百二十八萬餘石俱未運到屢經催儹雖因淺阻然亦有極遠粮船先到者顯是管運官員惰廢延遲應合處置合無將已到京通二倉未收者悉令照例兌曬每石明加耗米并今兌曬米四升作急收受其未到京倉粮米行令在京各衛所將倉粮官軍該支本年

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分俸粮月粮，造報關領勘合，委官帶領前去通州地方，聽本部委官監督，就船一併兌支。張家灣兌者，每石添與脚米三升，河西務兌者七升，俱於該上京倉脚價米內支給。所兌粮米，每石兌粮收明，加耗米八升，支運改兌收兌收明，加耗米五升，兌曬米四升，上京脚價米一斗，俱作正數放支脚米。如無本色，每斗折銀五分，餘銀送太倉銀庫交收。兌完出給通關付繳，空船隨即行令回還。其餘兌支不盡，并原該納通倉粮米，及蘆蓆板木，俱令運赴

通倉上納務在十月中旬完畢來遲衛所把總等官
但在張家灣等處交兌者難依常例俱罰俸三箇月
庶勤惰有別將來知警其總督漕運官員候糧完之
日奏請定奪等因於成化二十年九月十五日具題
及奉　憲宗皇帝聖旨是通查案呈到部臣等會議
得國計重務備蓄爲先事事有備乃可無患我　太
宗文皇帝定鼎燕京形勢奠安西北而財賦仰給東
南自淮徐臨德以及天津通州隨在置倉用廣儲蓄
以充軍餉使緩急有備而內外相資遠慮宏謨萬世

永賴。今知府吳仲處爲先事之圖，欲搬運通糧以杜危機，御史戴金深思儲蓄之計，欲隨宜預支以制盈縮，俱爲思患預防，因時變通之意。但即今通州密邇京師，城郭完固，加以五衛官兵軍民安堵，先年土木之變，亦以該州有城恃爲無恐，而城外草束始議焚燒。且節儹運四百萬石，分收京通二倉，依期方可完足，而內外輪月放支，已寓通融區處之意。成化年間雖曾臨船交兌，實緣漕運稍遲，事變無形，必修內而後可以攘外，時難預定，惟守經而後可以行權。今無

候命下戶部行移總提督倉場侍郎等官自嘉靖十年以後將兌軍攢運粮米仍照節年議单及題行事例京通二倉照數收放萬一河道阻淺粮船不能前進恐誤來年大運聽漕運衙門臨時具奏本部查照前例議請定奪不許因而遷延希圖兌支致虧國計兵部行移順天等府巡撫都御史并薊州總兵守備等官各要申嚴號令操練軍馬謹飭關寨修理城池於承平無事之時慎安不忘危之計則軍威自振而國勢益張胡虜之患潛消通倉儲蓄可以歷萬世而

無弊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七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徐孚遠闇公　李雯舒章　選輯

茂苑許元溥孟宏參閱

柴司馬奏疏

疏　　柴昇

題爲陳言救時弊以弭寇盜事　南京積弊

臣等切惟南京實　祖宗王業根本之地、財賦四通、水陸要會、六朝以之建國、群雄之所必趨、肆我　太

祖高皇帝奄甸中夏，定鼎于茲，暨我　太宗文皇帝，輯寧邦國，遷都于燕，分爲兩京，南北並峙，蓋有見於皆可以據形勝而制六合也，迨今百數十年，雖宸極底定，而萬方拱北，然而南都故基，宫闕具存，陵朝不改，百官庶府，依然布列，旣擇內外重臣，倚爲守備，又簡兵部尚書付以參贊，固所以不忘　祖宗根本之舊，亦所以寓居重馭輕、防微慮遠之深意也，柰何承平日久，百度寖衰，宫闕雖具而備衛不嚴，城郭雖完而戍守不密，營衛雖設而卒伍不充，加以內府衙門

冗員太盛，而黨權紛紜，貪惰無厭，而利網滋繁，法禁廢弛，而上下橫剝，以至差科繁重，財力殫竭，軍民困苦，工商失業，閭閻愁嘆，怨誹日深，人心既危，國本何賴，況今四方遠邇，寇盜充斥，邊報旁午，日益縱橫，雖蒙朝廷命將出師，未見殄除，臣等切恐四川之寇，醞釀日衆，勦滅無期，萬一潰出荊門，則江夏安陸，勢不可遏，江西之寇，曾聞誘殺官軍，幾致敗沒，萬一乘勝長驅，而彭蠡九江，瞬息可待，山東河南之賊，若撫捕無方，聯成巨敵，恐有狂豕奔突，而廬鳳淮揚，患不可

測。前項地方。皆據南京江淮上流。水陸襟帶。人心洶洶朝慮夕危。然以　天相皇家。根本盤固。　祖宗百年。恩澤在人。非常之變。豈所乏言。但臣等杞人之憂。雖在治平之世。而防禦之策。若固不可以不講也。然自恒常圖之。禦寇盜莫先於選將領。厲軍威。固城守。脩器械。此數者朝廷之上。廟堂之謀。纖悉具備。算無遺策。無容議矣。然臣等切以為在今日所當急者。尤莫先於救時獘而收人心也。蓋獘政不除。則人心不和。苟人心不和。則上下解體。雖有頗牧之將。而威信

莫行，雖有熊羆百萬，而莫肯用命，雖有金城湯池，而誰與守，雖有堅甲利兵，而徒以資敵，故吳廣陳勝，足以亂秦，黃巾赤眉，足以亂漢，黃巢王仙芝，足以亂唐，方臘足以亂宋，張士誠方國珍足以亂元，此皆乘人心之不和。而利於奸雄之所資，可不鑒哉。孟軻氏有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正謂此耳，臣等考古今興衰成敗之迹，求國家理亂安危之本，而謂今日整棼弭盜之策，誠有見其當急焉，在於救時弊而收人心之不可緩也，然弊在天下者，固不可枚舉，姑

以積弊之在南京者言之伏望聖明俯賜弘納

計開

今南京守備內臣已定二員

一南京守備內臣舊設不過一二員至成化年間以來稍或增至三四員議者往往猶以過多近乃增至六七員中間不免人品有賢否之殊好尚有公私之別凡遇集議則發言盈庭莫執其咎凡有稟令則政出多門人難遵守况各帶領家人弟姪頭目參從各不下百十余員名既各乘馬從徒而糜費廩支又各私置莊田店舍而侵併民利役占日衆而營伍空虛

工作日繁、而軍民疲憊、人心懔懔、怨讟滋生、所謂一國三公、十羊九牧、若不別爲裁處、非惟事體不便、亦地方可憂、如蒙乞勅司禮監、察其賢否、定其去留、少加減汰、復其舊規、就中擇其稍知憂君愛國、約已裕人、秉公循理者。止用二三員、俾其協心共理、保乂軍民、永爲定額、更不增減、庶事體不紊而地方少安矣。

一南京適當東南水陸衝要、財賦總會之所、考之前代、及我朝創國之初、民物繁富、百貨所萃、而綵綿材美之利、尤甲於天下、往年工商得以專業、而無官府

侵漁之擾，貢納率有常供，而無權豪追奪之害，以故四方良工美利，自遠而來，而都邑因以富庶，軍民仰賴以安。夫何近年以來，朝廷賞賜糜費，織造繁興，兼以頻歲不時，差官提督織造，僭造 上用服色，并額外預備賞賜蟒衣等項，及又南京內府各監局并守備衙門，各往往指稱進貢等項名色，經營織造，或占據機房，或拘拏人匠，或强買絲料，公私兼併，紛紜擾奪，百方剝擾，匠藝為之失業，商貨為之不通，民生憔悴，而絲帛之利，大不如前。況今見勅守備太監張陽

監督儹造鹵簿大駕工程未畢又聞欽差提督織造內臣二員前來遠近聞之騷然不寧都邑軍民蹙額而待四外工匠舉思逃匿貧難織戶謀棄機杼其差來官員未免多帶積年堂長匠作投托跟從夥隨人役或因公營私矯權附勢凌潤撥置生事害人及未免役占軍卒坐費廩餼起派物料重擾地方侵損鹽利虛蠹國課人心嗟怨或由以生伏望聖明軫念四方水旱災傷民窮盜起根本重地宜切憂危御服御器尤宜儉薄乞將織造內臣罷不差遣如或已差

速令取回以示躬行節儉愛養民力待後各處寇盜消除年穀豐裕再議舉行斯爲慶幸

一南京操江之設乃我聖祖神宗經國慮遠實爲水戰要務防禦上策邇來承平日久每事因循軸轤朽弓弩不弦名號虛存徒爲故事一向操船戰卒足不登舟水勢未習倘遇警急兩失所措而長江之險束手付敵根本之地危可立待群議及此衆所寒心查得往來戰船仍有三百四十隻巡船仍有九十餘隻近年以來陸續損壞戰船在塢堪以修用者不

及六七十隻巡舡堪用者不及二十餘隻兩班操軍舊數二萬員名今據見在實操者止有一萬九百員名除老弱不堪選其堪用者不及二三千人中間逃亡事故雖有而那移改差者亦多年復一年寖成減耗以致船隻雖是定有年例行移工部脩理但修者無一二而壞者常十百年復一年積成頹弊及今若不大爲整槊 祖宗以來戰守防禦之制不可復救矣乞勑兵工二部計議合無將戰巡船隻查照原額會計工價物料逐一相勘應改造者改造應修理者

修理、不拘年例、務要釘板堅密、俻整完具、給與常操官軍、分隊領駕、用心看守操演、以後未及五年之上、輒有損壞、本船官軍、自行修理、其原伍官軍、若有逃故改郷、及權豪占用、俱聽該管照名行衛、逐一清補完足、其老弱殘疾、無丁可補者、本衛另選別戶精壯、或於大小教場內、選過操軍項下抽換頂補、務要船皆壯麗、人皆驍勇、如法操演、庶備緩急、及照設有操江侯伯巡江都御史各一員、專一提督操江軍務、遇來或有踵接故習、而憚於興葺、或以動因掣肘、而坐

覦靡際，又或展轉不常，而才能罷究，更代去留，如遽傳舍，尚何望其展布振作，以為久安長治之計哉。乞勅吏兵二部，今後有缺，務求謀勇風力，足任保障一方者，請旨選用，假以久任，責其成功，庶使覬覦奸宄望風奪氣，而根本地方屏蔽有賴矣。

一南京形勝，固以大江為險，尤以長淮為蔽，要皆實相唇齒。自北而南，強弱稍殊，故古人所謂保江必先於保淮，兩淮鞏固，所謂北門既鑰，而長江之險有可憑矣。近來四方烏合之寇，往往在於徐兗淮泗地方，

縱橫聚結蓋此地旣古芒碭豐沛之間而楚漢所資以與霸王之地或者大奸巨盜亦有覬覦乎此未知可也故臣等以為茲地戍守不可以不重備禦不可以不嚴况我朝並建兩京而中間有此要害宜若於徐泗之間設一重鎭以保固皇圖但淮安旣有漕運總兵都御史叅將而各付以帶領鎭守巡撫之銜鳳陽亦既設鎭守內臣亦與各處方鎭地方事體不殊奈何承平無事萓正欠嚴各官但知以漕運為職而未嘗經營於防守之計留心於蘭綏之務而不暇及

於保障之謀又未免一年一次僱運赴京非惟不能爲而亦不得爲也往往盜賊所過州縣城市門垣不固守備不設聽其從橫刼虜如掃無人之境萬一把截江淮阨絕運道兩京失險可不寒心乞勅戶兵二部從長計議請勅申命漕運總兵都御史叅將使其不妨漕運之職而尤委重以地方之寄無事則專以督運爲急有事則當以居守爲嚴以後大河兩淮地方凡隣境接害要地但有盜賊生發或用都御史領運而總兵叅將則留以防禦地方或用都御史叅將

防禦地方。而令總兵官督領糧運。其該年應議重大

〔今淮撫亦每年〕

事件。領運官齎奏會計。務在酌量事體緩急通融。彼

〔此京營事之說長〕

此協心。兩不妨廢。如有推奸誤事。責有所歸。仍令巡按江北御史。遍歷所屬四府地方州縣衛所。通將倉糧軍士壯丁舍餘。照冊查出。除兩班京操外。其餘新差并空閑舍餘。及先年奏例抽選民壯原數。逐一照冊點選。內有逃亡事故。及老弱不堪。悉令僉補精壯完足。選委官操捕盜。委官嚴束管領。用心操練。不許私役別占。仍將選補過常操軍餘民壯。各造年貌花

名籍冊，送報鎮巡衙門，以憑查考，及遇警有隨宜調用，仍各嚴督各該守備兵備，防禦盜賊，如有似前因襲怠玩退怯失事，坐以軍機重罪，俾江淮互為保障而兩京賴以奠安矣，

一南京設立大小教場，并神機營操練官軍，亦所以體例北京，拱護都城，而重 祖宗根本之地，近年以來，承平日久，人心玩安，營伍雖設，而士卒不免操練雖舉，而威武未振，號令作輟，而紀律欠嚴，撫馭無方，而恩威未立，夫以四十衛之全兵而不能克此三營

之操練，老弱相半，隊伍殘缺。蓋由豪門私占無名。公差貧富併損，逃亡日多，軍旅之壞，莫甚於此。一旦遇警，敢望折衝，安不忘危，良可深惧。近日內外守備衙門奏奉欽依，頗加選閱，紀律軍威，比前稍振，但分撥教演，尚欠精詳，而處置疎略，未見次第。合無乞勅兵部計議，轉行南京兵部，各行點軍給事中御史，并本部該司屬官，會同坐營官員，通將各營見在實操，并差撥各衙門占役做工等項官軍，合除督同把總管隊官，脈同逐隊抽選年力精壯，體貌魁偉，武藝慣熟

者爲一等。年力精壯體貌稍次武藝略可者爲二等。年力怯弱體貌鄙猥武藝未能者爲三等。略做依京營規模，定爲三撥，分番操演，其頭撥二撥者俱免做工雜差，令管操官專一加意提督用心操練武藝，養其銳氣，以備警急調用。遇有雜差做工等項，俱於三撥內取用。其各營原操軍數，內有逃亡事故，實緣改差缺伍，通行查出，督併該衛所照名清查撥補。每月終，把總管隊官將各該營隊有無遠近逃亡事故官軍，按月開報南京兵部類軍驗差官處，以便查催清

補、庶軍旅至於頹弊、而緩急有資於戰守矣、

一南京各監局軍匠、洪武年間、俱有額數、後因　太宗文皇帝遷都北京、大起營建、各項工程緊急、額外行取各色匠藝、名為攢造、工完之日、即發原該衛所當差、近年以來、原額逃亡者、監局不候勾解正身、俱要衛所隨即照名撥補、至於先年額外攢造之數、例可勾丁、間有逃亡、一一例追補衛所、官員畏懼提拏、雖辟侵補一名之缺、除將正軍一名、又用餘丁一二名幇貼、如無正軍、輒用餘丁四五名、朋合出錢、頂補軍

匠一名、軍戶消乏、實多由此、其兵仗針工巾帽織染等局、近年俱各無甚緊急工程、往往索取挑選人役、多占洗櫃軍士、此等軍餘衛所逃亡幾空、官吏無從支吾、非於教塲門禁權爲摘撥、則於運糧送船暫爲借倩、揑故詭名、出彼入此、以圖答用一時、實非久安長治之計也、以致差撥紛亂、奔走不寧、推剝徵呼、縱橫旁午、舊者未補、新者復添、以有限疲憊之軍餘、何以勝重叠無窮之勾撥、若不查處禁革、年復一年、京衛之軍、逃亡殆盡、而軍政衙門愈難支持、乞勅兵部

計議奏差南京科道官會同南京兵部該司審差官各一員通將內府各監局查照舊額軍匠名數見在若干逃亡若干通類造報原額逃亡之數在內行各衛所在外行令各該清軍御史并司府清軍官員着實清解應役其查係額外撥工之數見役者退還各衛改當別差逃亡者再不拘擾不許仍前占怯及不許混將逃故軍匠不候勾解正身遞令衛所另無那移撥補以致差役重併人心嗟怨

一南京內府承運等庫收受布絹舊制戶部驗看停

嘗，封送該庫會官收受，已有定規。正德四年九月內，該都知監太監傅讓等，奏要自正德五年爲始，將各處解納京庫供應布絹，俱要緊密長闊，坐定丈尺，兩頭各要雙道霞線鈐使，該衙門印以便驗收。如布絹紕鬆，丈尺不足，兩頭如無霞線印信，不堪辨驗者，收充貯庫別用，不作正數，罰令原解另行解納。今經一年之上，布絹少有解到，該庫缺誤放支。臣等訪得各解聞有前例，逆料進納煩難，使用浩大，逡巡畏𭙌，恐限重徵，或領批在家而遷延不行，或運載到京而仍

復逃去。官府之催併雖急。而頑民之逋負亦多。本欲以實府庫。而反成空虛。切惟此等之法。豈是朝廷公恕之政。皆奸臣劉瑾欺上罔下。逞怨害民。所謂非所以宣聖德而致太和也。近來諸不便於民者。盡皆查革。獨此未聞改正。况今蘇松等處。頻歲重災。湖廣江西。各處寇盜蠭起。若再加以朝廷重例科徵。有司嚴刑催逼。誠恐奸頑輾徙之民。盡驅爲盜賊攻刼之黨。不可不此之慮也。乞弛重徵之禁。以復舊納之規。仍令內外收受衙門。稍存寬裕以紓民力。毋致刻剝刁

難中間如有織造違式及侵欺抵換各明載條例罪有所歸則人心不至廹促而錢粮易于完納矣

一南京工部節該內外各衙門開報各項修造處所估計合用工料動以萬計一歲如此每歲可知查照該部每年額徵蘆課銀雖有二萬餘兩中間逃亡拖欠追納不敷各處班匠止是湖廣江西福建三布政司近因各該地方或連年水旱或寇盜侵擾人民流移奔竄到部者百無一二財用之入不能半於往歲工役之興實有倍於昔年取之庫藏而庫藏空虛派

之郡縣而郡縣停免。如遇緊急工程。暫派上元江寧二縣鋪商借辦。連年累及消乏。尚有各年賒過物料價銀五萬餘兩。宿負未償。積派復繼。人心怨離。商賈遠避。皆足以致叛逆而啟寇盜也。臣等議得如孝陵懿文陵。各享殿明樓等處。乃

祖宗陵寢爲重。次及城垣樓鋪。又京都門禁所關并後湖冊庫神機營墻垣太廟社稷壇祭器等項工程。皆屬緊急。見行修造。其餘不急工程。乞勑工部轉行南京工部逐一查勘何者當急。何者當緩。何者可已。逐一具奏上請定奪。

務在暫罷不急、以紓軍民困苦、待候年谷豐稔、財力饒裕、另議舉行、

一南京內府各局庫并皇城等城各門禁及龍江等關、僉書管事守把內臣、先年俱有定額、員數不多、故體統不亂、事省人安、自成化年間以來、稍加增多、至弘治初年、悉加減汰、各監局亦不過五六員、庫藏門關等處、不過三四員、自奸臣劉瑾專權之後、各衙門內臣內使長隨等官、納賄之釁一啟、求利之門橫開、紛紜投托、日益增多、各監局有增至一二十員者、各

庫有增至十三四員者。各城門與龍江等關有增至十七八員者。況南京內外衙門。比之北京輦轂之下。事各減省。錢粮不多。而增置內臣數反加倍。則軍衛之匠丕。有占役差倂之煩。錢粮之出納。有使用浩繁之嘆。關局之抽盤。有甚於抄撿。門禁之侵剝。何殊於搶奪。人愈衆而害愈增。易有紀極。又聞各關庫於錢粮正額之外。復有欽賜茶菓之名。各城門上直把之軍。亦有番納綱巾錢之例。似此百端矯誣。鈐制愚民。指勒誅求。不勝綦苦。臣等體國分憂。寧忍坐視。查得

先彥守備南京司禮等監太監傅容等奏、并南京吏部等衙門太子少保尚書倪岳等題、為修省事、內開南京龍江關、并內府承運庫等、添設內官數多、宜量為裁減等因奉、孝宗皇帝聖旨、守關管庫內官、着南京守備太監查奏定奪、欽此、欽遵、備查關庫官員長隨內使職役姓名開坐、具節該奉聖旨、以後龍江關、只着三員名、承運庫甲字丁字廣惠庫只着四員名、其餘各庫二員、各不許過多、欽此欽遵外、臣等又伏覩正德五年九月十八日詔書內一款、祖宗成

法自有定制近因劉瑾專權納賄挾私恣意紛更變亂非止一端已經各該衙門查革改正其有未盡者通行查革務復舊規欽此欽遵照得各該內外衙門凡不便於事體民情者悉已查革外獨此南京監局門禁閘庫增添內官以事體言誠變亂之禍階以民情言誠公私之大蠹所當查革所當改正之大者莫先於此

一南京以船八百八十餘隻每船一隻該小甲一名以董其闘軍餘十四名隨船幇駕近年以來差遣頻

繁，使用重大，在塢者窘於脩理，在途者困於征求，往往棄船逃走，經年不獲，市鬻子女，失棄家業，一至于損，遂不可與，必須行衛攺編，不勝騷擾，臣等切嘗思之，南京四十衛，百萬之衆，富庶之家數千，豈不足以克千百船甲之用哉，奈何殷實富厚之家，雖有百金之産，二年可破，蓋每船一遇差撥，則公差內臣，并跟隨家人伴當，及投託無籍之徒，便問甲夫邀要進見禮物，幇船銀兩，往來看船顧脚臺轎柴米酒肉百般需索，俱於甲夫名下攢歛應用，稍有遲悞，凌辱綁打

筆苦百端甚至拘拏該管官員、併累追賠彼則動以
朝廷供用為重、誰與抗違、及至一船京差往回、動經
費銀四五十兩、不勾花銷、只得營謀規避或投充犧
牲所軍役、或投充廟戶或投充神帛堂、或充各監局
匠役、或充內外守備軍伴、資籍盤據、影射差役、衛所
迫於勢要、行拘不發、部司為之掣肘、難定編僉、以致
貧難之家、二三朋名、四五幇貼、駕船不一二差以下
戶人之產、罄然一空、逃亡日繼、勾補不停、十羊九牧
誅求紛擾、日益貧累、無可救藥、夫以南京 祖宗根

本之地而俾我　太祖太宗百數十年休養生息之
人一至此極甚非保固邦本之道也乞勑該部計議
今後編僉小甲其犧牲所廚戶及神帛堂匠役等項
除洪武永樂年間選取應役者照舊外若近日貪緣
投充者每名准與二名幫貼其餘空閑之數俱從該
部并與在衛稍過之家照例相兼編僉更乞嚴禁內
外公差進貢人員不許威逼駕船夫甲勒要幫船銀
兩庶貧者不至於偏累而富者不至於消乏矣
一南京錦衣等衛快船往來裏河公私之用所費不

費、臣等嘗以一船計之、每船夫甲一十五名、取於京儲者、食米行糧、約有一百九十餘石、取於沿途者、曳送夫役、約用二百餘名、臨差脩理、并押運人員、百端需索、及南京至通州、軍三民七、挑運櫃扛之費、約用顧覓銀三五十兩、此皆出於隨船甲餘、并南京及通州兩處軍民之膏血、通計一年一船之費、何止百金。一船如此、千船可知。況一年所用之船、又何止於千數。公私俱弊、軍民兩困、可爲寒心。查得先年議定事例米鮮每船裝十五扛。至二十扛止。扛櫃每船裝二

十櫃至二十五櫃止竹木板枋每船裝五百八十根并塊有零其新鮮菓品等項各有定數大約一年用船不過六七百隻近年以年押運人員自定扛數惟務多取每將前項議定事例變更殆盡進貢之物由有可裝十櫃而分拆二三十櫃者有該用五船十船而多討二十船者每船該載二三十扛而減作十四五扛者其間附搭私貨或匿載私鹽及又貪圖沿途官司多取夫役需索夫價雖有驗裝科道等官止是計筭扛數往往內有空櫃或填委他物印封完固莫

可辯稽間或執法相犯輒起忿爭彼則動以內廠聲勢莫敢誰何故一年所用之船較之往昔不止加倍軍民困苦道路疲憊所不忍堪乞勅禮兵二部會官計議通將南京內外衙門年例進貢并欽取上用物件查其何者緊急何者可緩何者可免通將應該起運之物逐一查照先年定擬則例叅酌詳悉定其扛數船隻轉行南京兵部永爲遵守臨期仍令該部屬官一員會同科道等官眼同裝驗斟酌是何物件該用幾櫃一運之櫃可用幾船櫃須滿盛船須滿載不

許虛添櫃扛，多占船隻，不惟夫甲困苦可蘇，而沿途軍民財力，亦可少紓萬一矣，

一南京馬快船隻，我　太祖高皇帝創業之初，設造此船，蓋欲儲備水戰，以防不虞，防奸禦侮之深謀，而爲保障江淮之至計，豈爲裝運進貢而設，及南北往來使臣之用也，後曁我　太祖文皇帝營建北都，以來，凡服食器用工料財物，無不取給於南，而此船裝載運送之差，蓋昉於此，尤爲不得已而非泛然用之也，後至正統景泰年間，雲貴兩廣征進，命將出師，動

調官軍裝載軍器賞賜等項以此奏撥前項舡隻往來運送此亦出於暫時緊急應用而非不急之務也自茲以來承平日久法制浸弛而於 祖宗防微慮遠之意漸漬差遠遂以此舡爲接遞運送之常物往往欽差鎮守內外公幹往來官員及事故喪柩還鄉家小之類輒便乞恩奏討此舡兵部查例擬奏不復斟酌或於順便聽守公差舡隻儘數撥給及到南京又要照數兌換以致舡隻前者未回後者迸至差使頻繁撥用不敷夫甲迸竄舡隻損失連累衛所官員

經年住俟。接駕不回，聲苦叩究，莫此爲累。若不量爲撙節，恐後愈難支持。乞勅兵部計議，令後除南京內外衙門坐定年例進貢薦新進鮮及欽取上用器皿服御等物撥用此舡隨駕外，凡有欽差鎮守公差內外官員，及病故還鄉喪柩家小，既有本等起關應付有司坐船，并驛站等舡，不許一槩泛濫給與馬快舡隻，及將南京皇親守備內府各監局官員中間若有指稱自己備辦品物謝恩進貢等項舡隻，騷擾地方。如此則人舡不至於極弊，而萬一可備於緩急矣。

一南京錦衣衛烏龍潭等倉總計見在粮米不過一百一十萬石每月官軍支米一十三萬石一年大約共該支米一百五十六萬石內除四箇月該支折銀外其餘八箇月仍該支本色米一百四萬石計其見在米數僅可勾一年支放再無餘積先該總督南京粮儲右副都御史夏昻題要將淮安等處鈔關并蕪湖杭州抽分廠該收課程銀兩量折粮米送南京倉交納以備支給未蒙准擬近又該總督漕運左副都御史陶琰奏將淮安鈔關課程兩淮運司變賣官塩

銀兩俱准存留本處放支官軍俸糧并預軍糧草應用況南京乃　祖宗根本重地四十衛官軍月糧并南京文武官員俸米俱賴此仰給其南直隸蘇松等府并湖廣浙江等處連年或水旱頻仍而年谷未熟或盜賊蹂踐而生民失業或調集軍馬而供億疲憊累年錢糧拖欠未完正德五年六年應納錢糧間或遇蒙恩例多係免徵之數以後年分豐歉未可逆料則前項倉糧何從充實百萬官軍月糧祿俸何從仰給此所必當預爲經畫措處而不可兀坐以待之也

況南京城中雖殷富之家、而素無石釜之儲、備一月缺粮、則米價翔湧。而人有菜色、萬一連月缺粮、則富商閉糴、而飢餓之軍必致刼奪、此事理之或然、爲國家深長之慮、斷不可謂無也、又況四方寇盜縱橫、東補西潰、萬一江淮有警。不得已而屯集調發、則將腹之卒未必肯用命也、乞勅戶部計議、或請給內帑、或那移關市、或斟酌別項、或量度緩急、百方措置、務俾堂堂都邑、僅克二三年之儲、庶稍可濟日前之急、而免腹心之患矣、

卷終